

提學士做香圖婚姻



做張遠筆



傷梅香騙翰林風月雜劇

元 鄭德輝撰

明吳興臧晉叔校

楔子

〔末扮白敏中上詩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試看金榜標名姓，養子如何不讀書。小生姓白，雙名敏中，乃白樂天之弟，本貫太原人也。五歲讀書，七歲能文，九歲貫通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曉。但出詩一章，士庶遞相傳寫，皆以爲文才不

在我兄樂天之下先父是白叅軍曾與晉公裴度
征討淮西戰經百陣不期被賊兵圍困晉公在鎗
刀險難之中我父親挺身赴戰救他一命身中六
鎗因此上與俺父親結爲生死之交後來俺父親
金鎗磨發晉公親來問病對俺父親道萬一不諱
有何遺囑俺父親回言別無所囑止有一子是白
敏中年少勤學願相公量才提拔某死而無憾矣
晉公泣下對俺父親道願將軍調護金鎗爲意此
子但勿掛懷倘有不諱某有一女小字小蠻與你

令嗣敏中爲妻就將官裏所賜玉帶一條畱與爲
信不意父親逝後晉公亦辭世某爲家事相羈一
向不曾去的我如今一來進取功名二來弔孝將
着玉帶就問親事走一遭去詩云收拾琴書踐路
程一鞭行色上西京全憑玉帶爲媒証錦片姻緣
指日成下老旦扮裴夫人引院公上云老身姓韓
乃韓文公之姊也夫主姓裴名度官拜晉國公之
職不幸亡逝已過俺先夫臨危時曾對老身說昔
日征討淮西不期被賊兵所困多虧步將白叅軍

挺身赴戰殺退賊兵救我後來白叅軍金嶺舉發
俺親身探病說是將軍果如辭世願將小女小蠻
與令嗣爲妻就將官裏所賜玉帶爲信後因白敏
中居喪不曾成就我今日又病得重了我死之後
那孩兒必然奔喪若不來呵等的他服滿你便着
人尋將那孩兒來成合了這親事者人有太恩不
可不報你若違背了我的遺言死不瞑目言畢而
逝後來不想白敏中不曾來弔喪也不通個信息
想必路途遙遠雲山迢遞且慢慢的打聽那孩兒

在那裏時着人尋將他來成合了這姻眷老身止
有這一女年一十九歲生的天資淑慎沈重寡言
更兼智慧聰明無書不覽無詩不讀更有一個家
生女孩兒小字樊素年一十七歲與小姐做伴讀
書他好生的乖覺但是他姐姐書中之意未解呵
他先解了那更吟詠寫染的都好一番家使他王
公大人家裏道上覆去呵那妮子並無一句俗語
都是文談應對內外的人沒一個不稱賞他的因
此上都喚他做饒梅香常記的這孩兒學言語時

舍弟韓退之曾對老身言道姐姐那樊素神俊可愛待他成人時與您姪兒阿章做個媳婦兒罷老身笑道且等妮子長大着看晦光陰好疾也今日怎生不見那兩個孩兒來講書正旦扮樊素同旦兒扮小蠻上旦兒云樊素暗背書去來正旦云姐姐略過去來做見科夫人云孩兒你講的是甚麼書旦兒云您孩兒請問孟子云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一章正意何如夫人云此章大意說人雖終身爲善不可少有點染人雖墮落惡道亦

可勉勵自新這是聖賢勉人謹身與人改過的意思〔正旦云〕敢問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此章正意爲何而說〔夫人云〕此章大意說士君子雖則要達權通變亦須審己量時不可造次〔白敏中上云〕小生白敏中可早來到西京也問人來則這個便是晉府門裏人通報一聲有白敏中特來拜見〔院公報科〕夫人云正思念之間不想孩兒來了也〔旦兒收書科云〕既有人來俺且迴避咱〔夫人云〕不索迴避着白敏中孩兒過來廝見咱〔院公云〕秀才請進〔白

見科云先相國捐館小子禮合奔喪爭奈路途遙遠音信不通老夫人不以怠慢見責實乃萬幸白拜科夫人云孩兒免禮令參軍棄世老身亦不曾弔喪聞知足下廬墓三年其孝至矣白敏中云小子執喪三年乃人子當爲然亦不敢廢學也夫人云大丈夫學優登仕正宜如此秀才請坐白敏中云不敢小子當執酒掃應對進退之節安敢對太君侍坐夫人云休得太謙請坐白敏中云既然老夫人賜坐敏中豈敢固辭告坐了坐科夫人云兩

個孩兒近前來拜了你哥哥者〔二旦拜科〕〔敏中還
禮科〕〔夫人云〕兩個妹妹拜哥哥何故還禮〔白〕敏中
〔云〕斷然不敢先相國臨終不曾言兄妹之禮小生
見將着玉帶一條爲信物哩怎敢受禮〔夫人云〕秀
才是甚休題兩個孩兒且拜了你哥哥者〔白〕還禮
〔科〕〔夫人云〕將茶來〔正旦遞茶科〕〔夫人云〕秀才不遠
千里而來則說偌大一個相國家沒一盞酒却與
一盞茶吃秀才不知自從相國辭世後老身和這
家下的人都戒絕這酒秀才休要見責〔白〕敏中〔云〕

老夫人說的是何須用酒況小子亦不能飲夫人
云兩個孩兒辭了哥哥回繡房中去者日兒背云
不知夫人主何意却着俺拜他做哥哥正旦云嗨
此一遍相見議論揖讓真如競敵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那生他文質彬彬才有餘和俺這相府
潭潭德不孤更怕甚文不在茲乎合着俺三移的孟
母應對不塵俗

么篇更壓着漢宮裏尊賢曹大家帷幔底論文董仲
舒都則是問安否意何如往復間交談了數語幾乎

閒講遍九經書

二目下

〔白敏中云〕小生辭了老夫人往旅店中去也。〔夫人云〕秀才休往旅店中去，就向後花園中萬卷堂上安歇呵，可也便當。〔白敏中云〕既然老夫人垂顧，小子收拾了行裝便來也。〔下〕夫人云：院公好生收拾安歇，卧處潔淨者，但是合用的物件，休教缺少。飲食茶飯上休得失節。等他安歇的停當了，時我親自探望他去。〔詩云〕靜肅閨門志節真，持家教女意殷勤。先夫晉國聲名大，畱得清芳萬古聞。〔下〕

音釋

傷音

思去聲

捐音

俗詞

家音

第一折

白敏中上詩云寂寞琴書冷竹牀硯池春暖墨痕
香男兒未遂風流志剔盡青燈苦夜長自從昨日
在綠野堂上見了夫人不知主何意將親事全然
不題則說着小姐拜哥哥哥哥被我回言道先相國在
日並不曾言兄妹之禮况兼小子見將着玉帶爲
信物夫人急忙回言秀才是甚休題則說着孩兒
拜了哥哥者我不免受了小姐的禮我見小姐容

儀遠視而威近視而美端的可爲貴人之妻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信有之也我當初不見也罷了自見小姐之後朝則忘餐夜則廢寢其心飄飄然如有所失小子安歇在萬卷堂上夫人相待雖厚終非小生本願區區豈爲舖啜而來小生累次教人問這親事夫人回言終不還個明白如之奈何恰纔又使院公去說小生要辭夫人回家拜掃去看他有甚的言語我再做商量者下且兒上云好悶倦人也呵我常記的我父親臨命終時對

我母親說我征淮西被賊圍困刃將及首皆賴白
叅軍挺身殺退賊兵救我一命因此將女孩兒許
與叅軍之子白敏中爲妻就將玉帶一條爲信元
那時節我纔十二三歲也父親遺言明白如此在
後不想白氏音問不通以此不曾成就這親事我
前日和樊素在母親行講書院公報道白敏中來
了我欲迴避不知母親主何意却着我拜他做哥
哥那生回言道先相國存日並不曾言兄妹之禮
母親便道秀才是甚休題我一見那生眉疎目秀

容止可觀年方弱冠才名已遍天下若進取功名
何所不至好着我放心不下此非有甚狂意乃前
程所關况兼先人之語銘注肺腑萬一背却前言
俺母親有何面目見先人于九泉之下乎近日又
聽的那生要辭夫人回家拜掃去我仔細尋思來
不爭他回家去呵路途遙遠關山阻隔這親事幾
時得就我兩日前悄悄的繡下一個香囊兒上面
有一首詩詩中多有包含的意思我又不敢使人
送去惟有伴我讀書的樊素與我不離半步兒那